

陳雲／香港電台： 電台講古與天空小說

「麗的呼聲的電台說書，都是民間熟悉的話本小說、通俗傳奇、狐鬼故事及俠義小說。為了遷就廣東口味及廣播時間，情節略有改動，另加廣播用語及聲音效果，吸引大量觀眾。」

陳雲，2009，《一起廣播的日子——香港電台八十年》(30-37頁)，
香港：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。

* * * * *

麗的呼聲：電台講古與天空小說

「辟歷啪勒卜，大騙雞，牛白腩！」一句口頭禪，顯示濟公出場了，之後濟公還有不少大杯酒、大塊肉的飲食排場。麗的呼聲請來方榮，以說書人口吻，在電台講《濟公傳》。現今老一輩的香港人，提起方榮講古，都記得方榮這句開場白，「大騙雞，牛白腩」。對於戰後歷經饑餓的一代人，方榮這句話的魔力，有如《格林童話，糖果屋》內貧窮的村童對「糖果屋」的憧憬。當然，濟公生於杭州，飲食與廣東不同，《濟公傳》也無騙雞（闖去舉丸而槽養長大的公雞）與牛白腩之事，濟公也不是用飲食做開場白，然而，方榮向廣東聽眾講古，就必須切合環境，改編故事，以求打動人心，增加聽眾，否則說書人的騙雞與牛腩，俱無着落矣。方榮還講《七俠五義》（包公審案）及《龜鹿二仙》等故事，說書人以前用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」，電台的說書人方榮，則以此收結「講到呢度啱啱夠鐘，各位請請！」

在一九四八年，政府電台定名「香港廣播電台」之後，次年，麗的呼聲啟播，以有線方式放送予登記客戶，香港有第二個電台。麗的呼聲之成立，緣於戰後港府有意擴大廣播服務，但苦無經費，於是在一九四八年發出牌照與英資的「廣播及轉播服務公司」（Broadcast Relay Service (HK) Ltd.），啟播後改名為 Rediffusion，牌照期限至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。當年很多外國品牌初來香港，都在報章徵求中文譯名。Rediffusion 公司來自英國，便在香港以三千元獎金徵求譯名，結果選出「麗的呼聲」。安裝費昂貴，每戶二十五元，分機另加五元，每月的訂費十元。麗的呼聲有工程人員到訂戶安裝廣播盒。港府給予麗的呼聲十年有線電台廣播的專利權，由於要敷設電線，投資十分昂貴，故此必須走大眾娛樂路線，並且加強宣傳。啟播時有訂戶四百，半年之後，用試聽、推銷員上門等方法「催谷」，到一九四九年九月，已有訂戶九千六百多。電台上門收月費之時，也順道詢問客戶意見，喜歡的節目如何，何處要改善等。

麗的呼聲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啟播，台址在灣仔軍器廠街和軒尼詩道交界（今之熙信樓原址），起初有中英文台各一（銀色中文台及藍色英文台），由早上七時至午夜十二時，後來廣告客戶眾多，再加一個中文電台——金色中文台。金色中文台有國語、粵語、潮語、滬語等方言節目。娛樂節目之外，電台有新聞、教育節目、證券行情等資訊服務。總裁是美國人哈里斯（Frank Harris），鄭天培出任營業部（招廣告），中文節目部由王秀山與林國楷負責，後來更聘請唐滌生負責轉播粵劇，姚克擔任廣播劇顧問，Uncle Ray（原名 Ray Cordeiro、漢名郭利文）負責西曲及現場演唱會，可謂人才濟濟。當時國共內戰方息，政局動蕩，內地人才紛紛來港避難，投入香港的文化出版及廣播事業。麗的呼聲羅致的人才有鄧寄塵、李我、方榮、蔣聲、鍾偉明、胡章釗、艾雯等；兒童節目有劉惠瓊主持，體育節目更有亞洲球王李惠堂主持。當中，胡章釗來自上海電台的粵語台，可謂資格老到。港府在一九四九發出商營電台牌照的一個原因，是自覺財力不足，難以全面支持公共廣播，於是將部分公共

服務託付予麗的呼聲，因此該電台也有若干公共服務成分，特別是後來添加的金色中文台，更設有國語、潮語、客語及閩語的方言節目。

電台敷設的電線遍佈香港市區人口稠密地帶，新界及離島也有部分地方鋪線，計有一千四百哩幹線，四千哩支線。當時的廣播電波發射及收音機接收並不穩定，受到雜音、雷電及潮濕空氣干擾，但有線電台則可避免干擾，接收清晰，絕無雜音，特別適宜於播放劇情緊湊、音響效果豐富之廣播劇（初時廣播劇稱為「戲劇化小說」）。由於電台敷設的電線已有供電，不用另交電費，頗多用戶交了十元月費之後，為了「物有所值」，便索性全日開啟，於是形成「慣性收聽」的現象，麗的呼聲每日在早上七時開台，更可充當鬧鐘使用。全盛時期，市內很多家庭都有廣播盒、街上的涼茶舖也裝了廣播盒，娛樂大眾，當時香港每四人之中，便有一人收聽麗的呼聲。家中負擔不起訂費的，便走到涼茶舖聽廣播，令涼茶舖如雨後春筍，特別是轉播粵劇之際，座無虛席，聽眾手持報紙刊登之曲詞，口啖苦味之廣東涼茶，隨廣播而吟唱舊時的曲文故事。情況有如現今之酒吧及茶餐廳用大屏幕電視在晚上轉播足球比賽，一眾食客攤開報紙的「波經」觀賞一樣。

香港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乃至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，是自由文人遇上了新興大眾媒體，載體無疑轉變了，但由於戰後民眾饑渴娛樂，只消將舊日民間文藝的內容變得稍為淺白，由文言變為粵語白話，即可採用。流行的要訣就是熟悉，為了迎合當年街坊聽眾的口味，麗的呼聲的電台說書，都是民間熟悉的話本小說、通俗傳奇、狐鬼故事及俠義小說。為了遷就廣東口味及廣播時間，情節略有改動，另加廣播用語及聲音效果。麗的呼聲的娛樂節目，吸引大量觀眾，間接刺激香港電台，奮起直追，在香港廣播生態掀起良性互動的一章。同樣的情況，在商業電台及無線電視興起之後一再出現。

李我：傳奇的電台故事人

方榮是講古，李我是講今。李我講的是自己創作的現代城市倫理故事，而且是即興講述，邊講邊創作，在驚險緊張的時刻暫停，講一日算一日，李我的小說將觀眾從古代帶回現今社會，講的是城市人的恩怨情仇。他革新了講故事的方法，不用說書人旁述的套話，而是直接模仿不同人物的聲線腔調（《慾焰》有多達五十多個角色），盡量採取第一身的敘述法，用話劇或電影對白方式演出「一人的廣播劇」，令觀眾如同旁觀事情的發生，有親歷其境的刺激感。特別是一個人演繹眾多賓客或眾人吵架，旁人加入勸阻的場面，更令聽眾嘆為觀止。這是無畫面的電影，難怪李我的故事在電台講了，馬上就可以拍電影的版本。李我的電台故事，除了為觀眾帶來娛樂之外，也有助農村入城的人口接觸摩登事物，提防騙局和陷阱（如《慾焰》中的拆白黨騙局），學習城市人的談話方式，融入城市人的感情世界——特別是摩登男女的內心世界，在極其感性的環境，建立市民的身分認同。

李我原名李萬頃，廣州出生，因生於戰亂，常感孑然一身，故改藝名李我。少年時間，在香港與廣州兩地輾轉居住，塾師是前清翰林陳凱銘，兒時飽讀詩書，出口成章，其人天資聰穎，肄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及廣州嶺南大學，

母親葉靄雲是中醫師，家學醫卜星相，曾習粵曲、中西樂器。十三歲就讀華仁書院時，每周末渡海到九龍，在李滌凡家中學編劇，後來追隨唐滌生，在其幕下抄曲，其後組織戲班下鄉謀生，搬演粵劇及話劇，藉此遊歷四方。一九四五年在廣州「風行電台」講故事成名，起初從十二時半起，講一個小時，後來廣告激增，加時到下午三點。電台於是與李我協議廣告費分成，李我佔三成，一日可以分得國幣三萬八千多元（合港幣七百二十元），李我收入豐富，可以過奢華生活，甚至連日坐飛機來回穗港飲下午茶，成為當年佳話。一人講述兩個半小時，整個廣州城的街巷，在午後只有他一人的廣播聲音，騎單車穿越里巷，也可以連續收聽李我的故事。為了增強說服力，李我剪存新聞，研究社會奇情，以至親自體驗生活，搜集資料，例如講廣州水上人的生活，每日下班宿於西堤的艇戶，連續一個月，模仿水上人家的語調及詞彙。

話說麗的呼聲的美國人總裁哈里斯（Frank Harris）在廣州期間，午後電台只聽到一把聲音，連音樂節目都沒有，便賞識李我的才華，便託公司另一高層，也是李我的舊同學林國楷，欲聘請李我南下香港，但李我為人甚重情義，不願離開廣州聽眾。國共內戰期間，麗的呼聲再以重金誠意聘請李我來港，李我答應，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加盟麗的呼聲，於是開展另一播音傳奇。李我並非一味娛樂大眾，而是有社會使命，他在香港首個的劇集名為《黑天堂》，他說：「當時香港有天堂之美譽，我的故事明顯就是嘲諷這個天堂。」他在香港開講的《蕭月白》（原名《慾焰》）揭露幫會內幕，得罪黑道，生命安全備受威脅，幸好安然化解。然而，《蕭月白》大受歡迎，電台訂戶激增至兩萬八千戶，李我除了協議分得的收音機牌費（月費十元之中分得二毫）之外，也可以在廣告費分成，佔百分之七（月入港幣七千多元）。他將之寫成小說，《紅綠日報》社長任護花甚是賞識，建議命名為「天空小說」，在港、澳、星、馬、共賣了六百多萬本。李我將之編成電影劇本，分上、下集，拍成賣座電影。製片人也是任護花，憑此片收入，在灣仔買地，建了環球戲院。李我乘勢將頗多天空小說編成電影，在麗的呼聲工作一年之後，因電台要收取其作品轉述或改拍電影的版權費（15% 佣金）而憤然離開，休息一年之後，轉到澳門綠邨電台（Radio Vilaverde、土生葡人羅保在一九五〇年創辦）續講天空小說。他在香港家中設錄音室，將故事錄音送到澳門。期間因故事情節得罪澳門要人而被迫中止，兩年之後，因香港商人何佐芝在一九五四年入股綠邨電台、力邀之下而恢復。李我在一九五九年回流香港，又在何佐芝開設的商業電台講故事。一九七五年，李我自知電視潮流已至，於是急流勇退，保留清譽，於是光榮退休至今。李我整個故事人的生涯，累積一百多套白話小說，以著作形式傳世者共八十六套。

李我創作的「天空小說」，超過三十部被改寫成電影，包括吳回執導的《夢斷殘宵》（一九四九）、《豪華世家》（一九五四）、任護花編導的《蕭月白》上、下集（一九四九）、李晨風的《出谷黃鶯》（一九五六）、秦劍的《五月雨中花》上、下集（一九六〇）及王天林的《翠樓春曉》（一九六〇）等，當年的著名影星皆曾演出他的作品，如吳楚帆、張活游、張瑛、白燕、紫羅蓮、任劍輝等。

從粵曲、話劇到電台講故事及寫小說和做電影編劇，後來又在無線電視長壽劇集《香港八一》至《香港八六》飾演算命先生「覺悟因」，李我可說是香港跨媒體藝員的先鋒，而他以創作人的身分，與老闆在牌費或廣告費之中

抽取報酬（分成），聲名顯赫，可謂香港創意工業史上的先行者。戰前，上海電台林立，很多名播音員承包電台的時段講故事，買了時段之後，自招廣告賺錢，然而其經營業績，終不如李我之輝煌。

鄧寄塵的諧劇

鄧寄塵與新馬仔在電影扮演「兩傻」之前，曾是電台故事人。戰亂時期，鄧四處流浪，演出諧劇，在苦難年頭為人帶來歡笑。鄧後來在廣州的電台唱粵曲為生，「時代電台」的主任賞識，聘請加盟，演出諧劇。初期模仿三把聲音，後來五把聲音，到了演出三幕劇之時，便要扮演八把聲音了。約在一九五九年至六〇年間，應麗的呼聲之請，來港繼續演出諧劇，同樣在中午時段播出。在電台竄紅之後，鄧寄塵伙拍新馬仔演出諷諧電影，深受歡迎。

李我、鄧寄塵，加上後來商業電台的蕭湘（李我第二任妻子），形成群星耀天空的局面。當時，多人演出的廣播劇是在晚上的合家歡時間播出，中午的白領藍領午飯時間，或是家庭主婦做飯時間，是個人演出的天空小說，以倫理小說及都市奇情為主。晚飯後，夜闌人靜之時，則有方榮講的古老民間傳奇。到了深宵，便有呂啟文的《夜半奇談》，先有令人覺得陰風陣陣的恐怖音樂，之後是李平富用震顫聲音讀出「夜半奇談」。節目有頗多音響效果，當年令人不寒而慄，甚至怕得要躲進被窩之中收聽。逢星期日早上十一點半，呂啟文的《人海傳奇》則講香港的奇人異事。倫理、諷諧、奇情、探案、鬼怪與異人列傳，這些娛樂大眾的廣播元素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電台廣播到今日的互動電子傳媒，並無二樣。

一人以聲音扮演老中青三代、婆婆與媳婦、苦力與大班、牛仔與B女，七嘴八舌，群起吵架，在香港是奇蹟，即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絕無僅有。當年頗多社會賢達，洋人大班及訪港名人，都爭相到電台錄音室隔窗觀賞此香港播音奇景。

誠如前助理廣播處長邵盧善所言，上一代聽眾親歷大戰前後顛沛流離的生活，李我及其妻子蕭湘的社會奇景與家庭倫理故事，民眾深有共鳴，娛樂之外，有覆述共同經歷以達到心理治療的功效。創傷之後的復元（recovery）至今仍是影視創作的母題（motif）。受社會風氣影響，當年的商營電台也肩負若干社會責任，節目甚為正氣，其節目元素與人員可與公營電台互通有無，良有以也。